

读不懂前夫读不懂天下男人

我的前夫

司徒玫 著

口述实录

司徒玫再度叩动情感之门

婚姻过后回首激情当年

幕落时分细说戏剧人生



我的前夫

司徒玫 著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OO.com.cn 和/或 www.BOOKOO.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OO, Inc.) 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OO,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 Inc.的商标。

写在开始的话

1998 年底的时候，我和几个女性朋友在东三环边上的星期五餐厅聚会，探讨我们正在做的这套书。一个朋友讲起她的一对曾经是夫妻的朋友的事。

那是个下午，外面天气很冷，室内光线很暗，英文歌曲缓慢而感伤，冬日下午的阳光透过长长的玻璃窗照射进来，讲故事的朋友背朝窗户，那些冷冷的阳光洒在她的肩和背上，她声音低沉，句子有些乱，说着会停下来.....

我记得我当时看着窗外，看着北京冬天铅色的天空和遥远的并不温暖的太阳，心里涌起一阵一阵凄凉。我记得我对那些朋友说，我真不想采写这个故事，因为它太悲惨。

《婚内婚外》的写作已使我倍感压抑和沉重。我曾对朋友说，至少在一两年内，我不想再写婚恋题材的书，因为写作的过程于我而言是非常痛苦的，我好像随故事中的主人公们一次又一次经历悲伤与绝望。

也许因为我不是一个职业记者，我很难做到客观和

冷静；也许我与那些没有经历过婚姻挫折的年轻作者有区别：我个人的经验与笔下人物的情感相互呼应，互相渗透，写作的过程，我不由自主地投入，不能自制地动情。

我工作的房间，窗户朝着通往八达岭的高速路，写作中，我时常会停顿下来，时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很想关闭电脑，关闭记忆，关闭所有与情感相连的心情，逃到那条车辆穿行不息的公路上，一直往北.....

一个如往常一样写作的下午，一位住在楼上，平常只有点头之交的30岁出头的女邻居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她是学英语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比较现代，比较泼辣的年轻女性，但那天，电话里的声音显得犹豫和脆弱，她说想跟我聊聊，当我提到我的女儿放学在家时，她说可能孩子听了不好，那就在电话里说吧。

开始叙述时，她第一句话用一种过去时说：就是说，我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我大吃一惊，因为就在前天我还看见她跟她的丈夫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在电梯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感觉。

那个电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她的故事我并没有写进书里，她不是我的采访对象，她只是想倾诉，只是想有人知道，想有人听她的故事。在那两个小时里，我反复告诉她的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实：她的故事其实并不比别人更特别，她现在对丈夫的感觉和我曾经历过的一模一样，最后我答应她，书出后送她一套，而她也决定，撤回离婚申请。

也许她最终并不会因我的解劝而维系住婚姻，也许一个濒临死亡的婚姻适时解体对双方都是一件幸事，我所关心的仅仅是当事人在处理这类事情时的情感状态。我希望着到的局面是：即使当一桩婚姻不能维系时，婚姻中的双方能够理性地平和地体面地，也许是友好地退场。

离婚，有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是一个灾难性事件的结束，也可能是另一个灾难性事件的开始。

最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善待人自身。

两年前，一个朋友也曾想约我写这样一套书，她是一个离婚多年的单身母亲，她说，当年，她处在婚变这样一个生活出现重大转折和危机的时刻，真的很想找到

这方面的书，但当时一本也找不到。她说她这么些年来，一直想着自己经历过的那些苦不堪言的痛苦和彷徨的日子，便很希望别的女人不再像她一样。

也许这就是我继续写作本书的最终理由。

我也曾经历茫然四顾不知所从，心中充满仇恨无法化解的日子。离婚时，我也曾对我的前夫说：一刀两断。我那时绝对相信，我们将一生是仇人、路人。

但经过漫长的岁月，我们现在是朋友，是比一般朋友还要关系密切的朋友。

并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做，只是时间的过滤，淡化了许多。

一位 33 岁的离婚男士在我采访他时，恳切地对我说：“我觉得中国很多婚姻，缺少调整，如果有人帮你，可能很简单地就解决了，我们处理的很茫然也很仓促。我非常希望你们把这本书做好一点，对别的人也有一个警示作用，我们失败的婚姻也是一面镜子，是一种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本书与《棚内婚外》不同也许在于，笔者在书中不再是沉默的旁观者，文章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口述

实录，笔者始终是在场的，是介入的，是有自己鲜明观点和态度的。

后来，我还是采访了那位朋友说起的那个不幸故事中的男主人公。那个30岁出头的年轻男人反反复复问我，这一切是为什么？

也许我不能回答他一切是为什么，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始终有着一个遗憾，假如他的前妻早一点看到我们这本书，假如有一人早一点告诉她一些经验性的道理，她的结局，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生活往往就是经验的积累，所以有人说，人如果倒着活，会越活越聪明，越活越精彩。但既然我们无法使生命回放，我们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总结经验，在经验中使自己活得更智慧。

我无意于所有读者都同意我的观点，那仅仅是一家之言。

在本书策划中，我们的关注点开始时主要放在那些曾为夫妻的男女离婚后的相处之道。我曾以为，离婚夫妻在多年后，一般会相处的比较融洽，但我在采访中发

现，离婚后，前夫前妻们的相处是极具个性化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人们说女性往往是感性的，往往是脆弱的，但受访的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显示出非常强悍的一面。

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经商多年的商场女强人说：“通过这件事，我觉得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这个离开了的人，倒成了一个比朋友更值得信赖的异性。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好的异性朋友本来就是件挺难的事，现在有了一个比朋友还要好的异性，我觉得是上天恩赐的一种机会，你何不抓住这个机会，而一定要斤斤计较，失去这个机会呢？”

但另一个同样名牌大学毕业，与她年龄相近的女性却说：“哦觉得一个人在感情上受到伤害，就应该在经济上得到补偿。我们这一生不可能做朋友。”

另一位商界女性态度更明确，她告诉她前夫：“你只是我儿子的父亲，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亲人，我和你有一定关系，是因为我儿子。”

一位与丈夫结婚 17 年的离婚女人，现在与前夫同居

一室，相敬如宾，宛如家人。

而另一位她的同龄人，完全是因为没有房子，不得不忍受与前夫离婚不离家的可惜现实。

出乎我意料的，倒是男性的大多数，对于前妻，对于破裂的婚姻更多地显示出理性的，宽容的，伤感的，怀旧的一面。他很愿意有人跟他们谈一谈那过去了的情感往事。

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男人其实比女人更脆弱，更重感情？

一位年届不惑的大公司老板在接受采访时很感慨地说：“我认为有失败的婚姻，但没有失败的爱情。”

另一位年轻的白领说：“我觉得婚姻结束了，但爱情依然存在。”

一位大学教授对前妻充满内疚之情；一个青年作家对前妻怀着终身不渝的爱恋之情；还有那个有着悲剧性结局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他此生将背负沉重的情感十字架，而随着岁月的增长，会越来越重我曾经参加过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单身母亲活动，我曾对那里的忧郁气氛

感到不适应，资料显示，离婚男女之间的感情恩怨，可能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

在采访中，我也看到，曾经的恩怨化作一笑了之，化干戈为玉帛已成为许多离异的成功人士的可能性。

受访者中，许多人的婚姻是悲剧性的，但他们的高素质，他们的事业成功，使他们心胸不狭隘，视野不偏反，他们能够把失败化作一种宝贵的经历、深层的美丽收藏起来，使他们的关系的边缘更宽阔。

但相逢一笑泯恩仇并不意味着可以破镜重圆。

在采访中，当我问及受访者，有无复婚的可能性时，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不可能。

一位经商女士对我说：

“我觉得还是让回忆留在记忆中，作为对这种感情的怀念，比破镜重圆要好一些，它能使生活内容变得更丰富……”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有着遗憾和冲动，我时常在想：如果我能够，我愿意改写许多故事的结局，如果我是一个好莱坞式的编剧，我真希望我能够编出让天下有情人都喜欢都爱看的美丽的爱情故事……

而读者在看过这些故事时，也许感受更多的是一些淡淡的伤感？

许多曾经的夫妻，包括我本人，是在经历了痛苦的两性战争后，才开始了一种平和、理性的两性关系，我认为这样的两性关系是美好的，虽然我同样以为用这样的代价换得这样的关系未免太昂贵，但，所有的美好，是否注定意味着代价与昂贵？

也许，本书所写的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们在工作中，在感情生活中还会经历众多坎坷，但我希望他们经历过的一切会使他们变得成熟和智慧，我也希望这些曾经的夫妻们，在漫长的人生途中，也许永远不再牵手，但能够珍惜一份旧日情怀，能够长久地关注对方。

我祝福他们，很衷心的.....

刘媛媛：痛苦留给背十字架的男人

一桩意外事故，翩翩美男子成为残疾人。妻子逃跑，深夜叩响教堂之门。一篇寻人启示，高额美金悬赏，寻找失踪的前夫。

受访者：刘媛媛，女 40 岁，在美经商

采访地点：天伦饭店大堂

采访时间：1998 6 23

在出版社第一次见到刘媛媛。

部主任让人写一篇寻人启事，然后就找照片。谁也没有这样的照片，有人就想起打电话，半个小时后，刘媛媛来了。

先听到她的声音，然后才看到一个身材高挑清清瘦瘦的女人站在门外。她有一张很适宜化妆的脸，皮肤绷得紧紧的，短发，宽宽的额头，薄唇，涂一点暗红唇膏，眼窝深陷进去，没有涂眼影，脸上轻轻打了暗棕色的粉底，穿一条无领无袖的连衣裙，修长的脖子和圆润的臂是象牙色的，带了一点阴凉。

有一会儿，我们没有弄明白这个用轻柔的南方嗓音跟我们打招呼的漂亮女人是谁。“张磊的照片，这张还好吧？”黑白照片，带一点暗暗的黄。照片上的男人梳一个很时髦的发型，端端正正的脸，一双忧郁的眼睛透过镜片从照片上望下来。“我是张磊小孩的母亲。”就是张磊前妻啦。

张磊，杂志社的校对，已经失踪两个月。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刘媛媛在天伦王朝大堂内见面。我到得比约定的时间早，乘着扶梯刚一露头，就看见刘媛媛，是她的侧影，她在跟一个穿戴得气宇轩

昂的男人讲话，她穿一套裙子很短的浅色套装。天伦王朝大堂据说是亚洲最高大的饭店广场，空空旷旷的，光线是黄昏的暗，人好像小了几号。那个在说话的女人瘦削的脸和单薄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柔和，她看见我，笑了一下，很漂亮的笑。

她愿意交谈，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上海女人的精明，会造成许多障碍。看到录音机，她又笑了一下，白而细的牙齿露出来。

然后，她的故事开始了。

1973年，我初中刚毕业，就被挑去跳舞了，不是在上海，是很远的东北黑龙江兵团。我不是不想留上海，可是我们家子女多，弟弟要留，我就不能留。在兵团也蛮好的，没有吃什么苦，一天到晚排练啊，练功啊，除了天气冷一点，吃得不习惯，其它还好，上海女孩子适应能力总是很强的。

就是那个时候认识张磊的。他是69届的，大我几岁，在团里篮球队打球。他在那上面很有天份的，解放军八一队好几次都来要他，可因为他叔叔、姑姑在国外，属海外关系，他爸爸被单位审查，那时候，出身不太好，政审就过不去。在我们团篮球队，他是主力。

他是北京人，个子很高，很干净，长得也很英俊，是个大大气气的北京男孩子。我们机关男孩女孩都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也忘了谁先跟谁说话，反正我见他就很喜欢，他也是。我们俩是一见钟情，很相爱的，一直是这样。

后来，我们家想办法把我弄到上海郊区一个县广播站当播音员；那时张磊爸爸落实政策，他可以回北京，但是他跟我一起回了上海。我们就结婚了，我们家找了好多关系，把他安排在一个中学当体育教师，他也蛮喜欢的。那几年，是我们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日子。

我们把家安在张磊学校的小镇上，我上班的地方比较远，每天乘长途车回来，张磊都会准时在车站等我，骑一辆旧单车，我坐在车的后座上。我会说许多单位和城里的新鲜事给他听，他听了好开心，我们一路走一路说笑，路边人都好羡慕我们。每天吃完晚饭，我们就去散步，或者看他训练学生们练球，他真的是很爱打球，一天不摸球会非常难受。

他老是要跳到场子中自己示范几个动作，他的禁区内三步上篮非常漂亮，每次都有好多人鼓掌；他的弹跳力很高，跳起来，把球从上面往篮筐里砸，真是神采飞

扬……

我们俩的婚姻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是真的相爱，一点一点也不掺假的。为了保持爱情，我们相约不要孩子，我们彼此都不能容忍再有个第三者出现，使我们的二人世界显得拥挤。

录音磁带发出轻微的沙声，缓缓转动。眼前的女人，微垂着头，短发搭在脸颊，很古典的样子，软软糯糯的南方口音。

爱情。往事。大堂那头，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在键盘上轻快地挪动，飘渺的琴声……

我想起记忆中张磊的样子。

我惊讶我用了记忆的字样，张磊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不过数月。但他似乎从来也不曾很真实地存在过，他在我的印象中，始终就像那张发黄的照片，淡而旧的。

他到我们社是两三年前的事。在他出事之前，没听说他有过妻子和孩子，我们一直以为他是那种从来没有结过婚的老童男。他高而瘦，走路很慢，有点微驼，脸色不好，黄而苍白，没有血色。他很少跟人热烈地交谈，也很少说话。我从来不知道他曾经是运动员，他老是默默地走路，在走廊上，若有人想超过他，他会小心地错